

宋 殇

天
歌
著

战败。公元一二九七年三月，崖山海战十四岁的丞相陆秀夫背负八岁的少帝赵昺投海殉国，南宋覆亡。

北方文艺出版社

宋 殤

天
歌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殇 / 天歌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317-4296-8

I. ①宋… II. ①天…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14117号

宋殇

Song Shang

作者 / 天 歌

责任编辑 / 王 丹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邮 编 / 150080

地 址 / 哈尔滨市南岗区林兴街3号

印 刷 / 三河市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字 数 / 394千

版 次 / 2019年3月第1版

书 号 / ISBN 978-7-5317-4296-8

装帧设计 / 苓默设计

网 址 / www.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发行电话 / (0451) 85951921 85951915

开 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 22.75

印 次 /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58.60元

天歌，本名马瞻，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于江苏省。热爱读书，从 20 岁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2010 年出版《上海黑帮 1》《上海黑帮 2》《大越狱》。2011 年出版《混社会》，2016 年出版《藏于野》。

目 录

上卷 金瓯缺

风声鹤唳	3
长剑出鞘	16
山河破碎风飘絮	31
龙争虎斗	44
宦海争锋	59
江山唱晚	74
使北	88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	102
脱险	117
困境	132
九死一生	146
臣心一片磁针石	162

下卷
正气歌

修我戈矛，从王于师	179
攻城·守城	194
腥风血雨	208
天下为公	222
陡变	235
沧海横流	249
兵败如山倒	264
宋殇	279
传车送穷北	296
疾风知劲草	312
天地有正气	327
留取丹心照汗青	342
魂朝往兮何报	357

上卷 金瓯缺



风声鹤唳

咸淳十年，岁在甲戌。

金风渐起，最当令的赏心乐事，无疑当数斗蟋蟀的“秋兴”。只可惜，自打元人饮马长江以后，偌大的临安城内，再也觅不到一只正宗的宁津蟋蟀！

山东宁津，地方不大，名气却不小，两样特产的宝贝向来闻名天下：一是宁津蟋蟀；二是宁津小炉匠。但眼下，长江以北尽在元人的铁蹄之下，这两样宝贝在江南地面上早已销声匿迹，难怪太师府自入秋以后便放出话来：若得一只正宗的宁津蟋蟀，便是花费千金也在所不惜。

当朝太师爱斗蟋蟀，这在临安城内尽人皆知。

百姓盛传，“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平生最重女色和蟋蟀，各地送来的名虫成百上千，坛坛罐罐堆满了好几间屋子，连专门伺候这些“小宝贝”的“虫师”都养了好几位。

传闻并未荒腔走板，贾似道确实就好这两口儿，白天斗蚰蚰，晚间斗美人儿。今天听说有位“蚰蚰儿把式”千里迢迢进献名品，而且“辣将军”的名号又起得十分嚣张，再加上“宁津蟋蟀”和“宁津小炉匠”凑在一起，简直就是一件锦上添花的妙事，当下便有点儿按捺不住，连门人新觅来的一名绝色小尼姑也顾不得见，立即自内宅步入敞亮的半闲堂，兴冲冲地准备一睹“山东旱虫”的风采。

宁津蟋蟀头大、腿长、耐力好，具有咬死不败的烈性，但现在呈现在眼前的这只名虫却毫不起眼，至少在个头和皮色上已令人大失所望；再看专程进京献虫的小炉匠，年约三十岁，衣衫破烂不堪，简直跟叫花子差不多。

见多识广的虫师们不由得鄙夷地撇开了嘴，贾似道也顿生上当受骗的懊恼。

蟋蟀的体重一般在六厘左右，大些的能超过八厘，但“辣将军”看上去

最多不超过六厘——这也配叫宁津蟋蟀？

“太师爷，还是不要斗了吧？”一位虫师建议道，“与这等劣虫相斗，简直辱没了咱家的宝贝。”

“嗯，不斗也罢。”贾似道其实早就失去了兴趣。

小尼姑年方二八，实乃“新得蛾眉正妙年”，晚上应庆贺一下，来一个张灯结彩夜游西湖，让小美人见识见识太师爷的排场……贾似道背转身去，脑中早已想到了下一出好戏。

“太师爷，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斗虫也有‘小鬼跌金刚’的说法。”小炉匠着了慌，竟然梗着脖子嚷将起来，“小人这只‘辣将军’，个头确实小了点儿，但恐怕太师府中的虫儿都不是对手。”

“放肆！”一位五十来岁的虫师气得胡须乱颤，“你这厮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这位虫师是太师府中最受宠的把头，长着一张蜡黄的小干巴脸，看上去似歉收的庄稼地一般荒凉。

“俺们山东人有一说一，从来不讲假话……”小炉匠根本不看场合，继续大声嚷嚷。

“再敢胡言乱语，即刻乱棍打将出去！”虫把头的面皮变了颜色。

“行啦，来一趟临安也不易。”贾似道突然开了腔，大度地朝虫把头摆摆手，“给几个赏钱，打发他回去吧。”

“太师爷，小人愿以黄金千两一赌胜负！”小炉匠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贾似道面前。

“黄金千两？”虫把头肚子都笑疼了，“这牛子跟叫花子没有两样，别说是黄金千两，我看你腰里连十个小钱都未必摸得出来！”

“小人愿以脑袋作押！”小炉匠根本不理睬别人的嘲笑，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一脸惊诧的贾似道，“要是今天‘辣将军’输了，俺当堂脑袋搬家！”

“此话当真？”贾似道来了兴趣，这样的玩法可比斗虫来劲儿多了，“你若赢了，千两黄金任你带走；若是输了，当如何了结？”

贾似道未发迹时曾长年厮混于市井，好赌成性，“贾八哥”的名头在勾栏瓦舍十分响亮，现在被小炉匠用话一激，立时勾起了年轻时的赌性。

“要是今天‘辣将军’输了，小人当堂将头留下！”小炉匠一咬牙，撂下狠话。

“你叫何名姓？”贾似道越发觉得有意思。

“小人姓邹名捷，小名大龙。”山东汉子答道。

“好！把‘梅花翅’取来！”贾似道兴奋地大叫道，“老夫今天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邹大龙当然不知，贾似道不光是喜欢斗蛐蛐，还是行家里手，为此曾写过一部名唤《促织经》的专著，还从斗虫之法中“悟”出了不少“治国之道”，说蟋蟀虽为“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阴阳动静之宜，备乎战斗攻取之义”，并得出结论：“君子之于爱物也，知所爱。知所爱，则知所养也。知所养，则何患乎物之不善哉！”

单说这只“梅花翅”，便是贾似道精心调教出来的。

“梅花翅”吃的是嚼碎的生芝麻和苍蝇幼虫，喝的是由童子尿与清水兑成的“回笼汤”，洗的是浮萍和草药捣汁后的药浴……此虫体格庞大，根本看不上一般的雌虫，所以连“配偶”都要精挑细选。

两只蟋蟀被合到了一只灰白色的广元石刻盆中。

头大体宽的“梅花翅”振摩着斑斑点点的双翅，发出威武雄壮的鸣叫，声音苍老，略带沙哑，显出一股久经沙场的凛凛威风。“辣将军”却无动于衷，只是在凶悍的对手猛冲过来时才灵敏地向旁躲闪。

“看来宁津旱虫也是徒有其名啊。”贾似道亲自操起一根蒸熟的日菽草拂弄爱虫的头须和顶背。

“看俺的手段。”邹大龙从衣袋中掏出一根马尾鬃，毫不犹豫地拂向“辣将军”的螯牙。

贾似道不由得一愣。

按“簣法”来说，斗蟋之时，最忌先簣其牙，这乡巴佬儿玩的是什么歪门邪道？

“辣将军”一声不吭，宽大的门牙像铁钳一样张了开来。

恶斗在即，一名书办突然慌慌张张地闯进四面厅来。

“禀太师，钦使在大厅候见。”书办赔着小心在贾似道的耳边轻声说道。

“什么钦使不钦使的，即使圣驾亲临，也须待老夫尽了兴再说。”贾似道不高兴地随口嚷道。

“钦使言，圣上病笃……”书办知道自己确实出现得不合时宜，但还是不得不斗胆补上这半句。

这话还真有效，贾似道的目光顿时离开蟋蟀盆，怔怔地落到了书办的身上。

一场鏖战未见结果，实在令人败兴。贾似道扔下日菽草，吩咐虫把头将

两只蟋蟀分开，待会儿再决胜负。

钦使被带来了，是个腰背佝偻、未老先衰的宦官，人看起来鬼头鬼脑，像小偷在琢磨别人的钱袋。

“叩见千千岁。”宦官畏畏缩缩地屈膝下跪。

“请问钦使有何见教？”贾似道劈脸便问，口气还算客气。

“太师容禀，”宦官慢吞吞地爬起身来，“昨夜圣上病势加重，今日每况愈下，已有移床易簀之虞，适才神志稍清时已立下遗诏，令皇子显即帝位，又下旨宣太师入宫，似有要事嘱托。”

贾似道的两道浓眉紧皱了起来！半个多月没进宫，想不到官家已经病人膏肓，连遗诏都立好了。

这也难怪，皇帝终日沉湎于酒色，根本不知道珍惜本钱，可叹如今三十五岁，便被红粉伐了性命。

度宗并非先帝亲生，乃理宗弟赵与芮与侍女黄氏所生。由于黄氏地位卑下，孕期曾服药物堕胎，未能成功。度宗出生后身体孱弱、心智呆愚，很晚才会走路，七岁才会说话，不过成年以后倒是渐露异禀，征讨蛾眉的本领令人咋舌。即位以后，成天在花丛里打滚。按大宋制规，皇上夜间临幸过的妃嫔，次日清晨要到殿前谢恩，由内侍一一登记在册，而度宗创下的最高纪录，竟然是同时谢恩的嫔妃多达三十余人，殿外黑压压跪成一片。

“昨日，圣上不知从何处得知襄阳被破的消息。”宦官望了贾似道一眼，小心翼翼地试探着说，“所以越发热火攻心，汤药不进……”

“什么？圣上已知襄阳被破之事？”贾似道顿时浓眉倒竖，“谁人告知的？”

“这个……奴确实知道了。”宦官慌忙躬了躬身子。

“回去禀明圣上，就说老夫即刻便去见驾。”贾似道猛地一甩紫袍大袖。

宦官回命去了，贾似道大喝一声“来人”，吩咐左右立刻准备肩舆。

皇帝如果驾崩，群臣和太学生们必有非议，之前没人敢到老虎头上拍苍蝇，那是因为皇帝凡事听命于师相，处处顾及宿老的脸面，大小官员称颂千千岁为“周公再世”的马屁话更是不绝于耳——一旦失去靠山，群臣和太学生们还会那么好说话吗？

贾似道已六十岁出头，虽然身形肥胖、臃肿，但由于保养得好，看上去精气神儿仍然很足，两眼瞪起来的时候，目光中透出的那股狠劲儿，就连身经百战的武夫见了也会心寒。某次大内失火，贾似道正在斗蛐蛐，听报后只

说：“若是烧到太庙，殿帅以下全部处死。”吓得禁军将官们屁滚尿流，赶紧拼命扑救，火瞬间被灭。另一件事就更棘手了，贾似道有一名侍妾，某次游西湖时见到一名容貌出众的后生，仅仅赞叹了一句“美哉少年”，回去后便遭处死，尸骸被葬在牡丹花下。最厉害的是有一次为了要挟皇帝而称病告退，吓得度宗竟然当庭下跪，痛哭流涕。仅此数事，已足见贾似道的威风。

有道是世事沉浮，真是丝毫不假，如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千千岁，从当年混迹于市井的一介浮浪子弟，借其姐进宫受宠这条门路跻身宦海，“贾八哥”摇身一变成了理宗皇帝的小舅子，从此飞黄腾达，高居相位达十五年之久。眼下正是春风得意之时，怕就怕蒙古大军一鼓作气打进江南，那夜夜张灯结彩、荡舟西湖的逍遥日子还能再享几天？

临安城虽然贵为大宋的帝京，并被视作富庶的象征，却一直屈尊就卑被称为“行在”，意为天子行銮驻蹕之所在，以期日后还能光复汴京故都，但自打高宗南渡以来，渐忘徽、钦北狩之辱，偏安一隅，六传而至度宗，“中兴”一说再也不提。蒙古几十年来眼看着一步步崛起，先是灭夏，接下来联宋灭金，转而变脸挥师攻宋，长江以北的江山尽皆归“元”，忽必烈汗已正式颁发《兴师征江南谕行省官军诏》大举进犯江南，所以眼下皇帝病笃，与其说是疾患缠身，还不如说是被吓破了胆。

太师出行，排场一向不小。贾似道一边命虫师们先留住山东客人，待自己回来后再开战局，一边召集随从即刻启程，队伍浩浩荡荡出了葛岭。

葛岭位于宝石山与栖霞岭之间，因晋代葛洪曾在此炼丹而得名，俯瞰西湖，风光秀美，原为皇家的御花园之一，现在已成贾似道的私宅。贾似道在葛岭大兴土木，先后建造了半闲堂、红梅阁、养乐园等楼宇。度宗倚重师相，特许贾似道每十天入朝一次，平时也不必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葛岭去签署。所以说，半闲堂简直就是金銮殿，朝政尽在贾家处分，而且基本上是靠一帮门客代为批示，太师爷乐得天天依红偎翠，派人到处猎取美色，什么宫女、妓女、寡妇、尼姑……统统兼收并蓄。

肩輿经过和宁门后转了几个弯，一行人进入依凤凰山埠巍然耸立的大内禁宫。萧墙边、柴戟旁站满了仪容轩昂的金吾卫，警备之森严不亚于两军阵前。

肩輿直奔福宁殿——满朝文武之中，仅有贾似道敢这么做。

当寝宫前的小内侍通报说太师来见时，奄奄一息的度宗居然睁开了眼。

贾似道一眼望去，心里凉了半边：都说人临死前鼻子会微微偏歪，而眼下皇帝的鼻子确实已经歪得不轻，看来再无回天之力。

皇亲国戚、妃嫔媵嫱围在病榻四周，一个个垂头掩面，频频拭泪，满是哀戚神情。

太后谢氏泪眼红肿，几近昏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是人世间最大的苦痛；全皇后未敢放声哀号，但早已哭湿了几条罗帕；生有皇子赵昱、赵昺的杨淑妃和俞修容紧挨着病榻，神情木然、沮丧，心里边却是忐忑更甚于哀伤；四岁的嗣君赵显早被吓坏，怯生生地盯着似乎面熟又似乎陌生的父皇，一心只想早点逃出去。

“死罪，死罪，老臣罪该万死！”贾似道一进门便直往度宗的大榻旁奔去，毫不犹豫地跪下地去。

度宗竭力想抬起头来，但终归力不从心，后脑勺始终无法离开枕头。以往，每逢师相朝见礼拜，皇帝陛下总要起身离座，以示对宿臣耆老的尊敬和宠爱。

“师相请起。”皇后全氏代皇帝说道。

“圣上勤勉于政，积劳成疾，实在是愚臣之罪。”贾似道伏在地上不肯起来。

“朕在位之日，虽无大德于天下，自度亦无祸端有负于臣民，然气数已尽，天命难违。”回光返照使度宗突然精神起来，“药非不良，命不可追，朕已立下遗诏，望师相遵诏力行，竭仁至忠，共扶新运……”

“圣上德祚兼备，福运长久，万万不可抛离天下臣民而去啊。”贾似道爬起身来，禁不住眼眶有点儿湿润。

度宗先天不足，脑瓜儿自然不太好使，不过为人还算厚道，对师相更是言听计从，像依赖自家长辈一样无比信任，可惜就是看不清色字头上的那把刀，要是平时也斗斗蟋蟀、看看歌舞，而非动不动就一夜临幸三十余女，哪会年仅三十五岁便送掉性命？

不过，这次显然是因为知晓了襄阳城破及忽必烈进军江南的消息，一时间又气又急又怕所致——朝野上下人人皆知襄阳被围五年，唯独瞒住了禁宫中的孤家寡人——贾似道暗暗打定主意，日后要是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非拿来千刀万剐不可！

“取朕的……亲笔诏来。”度宗的声音越来越弱。

内侍用镏金盘托着一只朱红描金锦盒送到贾似道的面前，病榻边的杨淑妃顿时精神一振，无法掩饰内心的紧张和期待——万一是自己七岁的儿子赵昱即位，那可真叫红运当头了——赵昱虽为庶出，却是长子，日后料理国事的能力总归要比四岁的赵显强一些。

但是，度宗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彻底打破了杨淑妃的希望：“嘉国公显，乃帝系根本，宜即帝位于枢前，以承祖宗三百年江山……”

“嘉国公为帝脉嫡子，理应嗣位称制，供奉社稷江山。”贾似道当然不关心到底由谁即位，这个问题可能比“梅花翅”是否能战胜“辣将军”还没意义，“如此宋室有赖，老臣亦有所报，他日必躬亲政事，绝不敢有负圣恩。”

“朕之丧事不必纷奢，梓宫之中毋用动辄放置金玉，一切务从简约……”度宗说话的速度越来越慢。

贾似道连连点头，心里很清楚度宗的这几句话，差不多只是套话而已，无非是尽量显出仁厚之君的风范来。再说自南渡以后，国力早就不比从前，哪里还有许多财宝可供挥霍——刚想到这里，只听到度宗的喉咙间突然发出一阵“咕噜咕噜”的怪声，片刻之后，又是一声咳嗽般短促的声音，随后脑袋一歪，再无任何声息。

贾似道迟疑着将手指伸到度宗的鼻孔下去试探鼻息，直到确定年轻的皇帝确已宾天，这才缩回手来，举起宽大的衣袖遮住自己的脸面，以便使人觉得自己是何等悲痛欲绝。

女人们像得到了命令一般齐声哭将起来，寝殿内顿时哭声震天，吓得庭院中几只觅食的麻雀炸窝般飞向半空。

皇族们并没忘记礼制局定下的规矩，一个个自动散开左面半边的头发行“散发治丧之礼”，全皇后一把抓住一心琢磨着怎样溜出殿去找小内侍玩耍的嗣君，除去冠冕，让左、右两边的头发全部披散下来，然后使劲推到榻前跪下，摀着脑袋连连叩头。

晕头转向的“嘉国公”终于“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与其说是在表示失父之痛，还不如说是被吓到了——毫无疑问，倘若这个四岁的孩子知道自己日后的命运将始终与坎坷、艰辛和屈辱相伴，恐怕现在还应该哭得更加响亮一些。

塞外的寒风肃杀之意日增，大地的绿装被吹成一片枯黄，虽然看上去不免缺乏诗情画意，但对草原上的巴特尔^①们来说，反倒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季节。

秋高马肥，紧接着的初冬一向是征师杀伐的良辰吉时。

幼帝赵显的运气实在不佳，即位还不到两个月，德祐元年的年号刚刚改

^① 巴特尔：蒙古语，勇士。

定，郢州、汉阳、鄂州连连失守，元世祖忽必烈酝酿已久的“先事襄阳，浮汉入江”计划已一步步实现，锋芒直指长江中下游地带，临安城正面受敌，朝野上下哀哀痛称“祸不单行”。

眼看江山垂危，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谢道清还算有些主张，急忙颁布《哀痛诏》，号召天下所有的“文经武纬之臣，忠肝义胆之士，体上天福华之意，起诸路勤王之师”，最后还特地拖上一句：“勉策勋名，不吝爵赏。”

令人备觉哀痛的是《哀痛诏》并未起到应起的作用，观察一下从各地返回临安的宣麻^①使者们灰溜溜的神情，稍具分析能力的人便可推测出各地将官的态度该是何等暧昧。对惊恐万状的朝廷来说，这无疑又是一记闷棍，但这又能怪谁呢？元军锋锐难挡，旧有爵禄尚且不保，再许新赏又有何用？

不过，绝望中尚有一线希望，令太皇太后还能稍感欣慰：江西提刑文天祥和郢州都统制张世杰答应提兵来援。

谢氏听报后眼中流下了辛酸的泪水，想那天下大小官员，当初身为士子参加殿试时一个个慷慨激昂，把为国捐躯的誓言成天挂在嘴边，现在真正国难临头，天下却只有两人愿意挺身而出，而且这两人平时都是不受朝廷宠爱，可以说是久坐冷板凳的角色：文天祥一再被罢官贬职，年仅四十岁便挂了个闲职在江西老家“养老”；张世杰为叛将张柔的义子，义父降元，张世杰与之决裂南下投宋，但一直由于“叛将之子”的身份不受重用，只在郢州任一个不轻不重的守军都统制之职。

张世杰目前已在来京途中，但文天祥手上既无兵马又无粮饷，一时无法启程——谢氏想来想去只能再催，于是赶紧另发一纸《勤王诏》：“……文天祥江西提刑，照已降旨，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

这道专诏形同救火，差遣那些在深宫中娇生惯养的宫使出使千里之外的赣南无疑是勉为其难，而且时下恰遇春节，委任各驿喝得醉醺醺的铺兵一节节传递，又让人很不放心……最后，通议大夫门下一位名唤张庆的虞候^②自告奋勇愿意前往，星夜启程。

张庆年约二十三、四岁，生着一张清癯、硬朗的长圆脸，欢眉大眼，鼻根高挺，由于自幼习武，所以尽管身形魁伟，却十分灵敏。由于这几年在通议大夫门下吃闲饭，成天陪着衙内四处游荡，双手除了提笼架鸟外，几乎没摸过刀枪棍棒，连面孔也白净了许多，所以平时难免像昔日的刘玄德一样，发

① 宣麻：唐宋拜相命将及号令征伐，皆用白麻纸书写颁发，故名“宣麻”。

② 虞候：一部分人只是达官贵人门下的帮闲、侍从，并非官职与爵位。

一发髀肉复生的感慨。

张庆腰系兵部颁发的“火牌”策马飞奔，沿途每隔六十里换马，驿吏们见到标注着“马上飞递，日行六百里”^①的诏书袋无不瞠目结舌——一般公文通常是“日行三百里”，紧急些的也不过“日行四百里”——十万火急，真是毫不夸张。

可是，屁股都快被马鞍磨烂了的张庆历尽艰辛赶到赣州，却发现自己扑了个空：文天祥不在赣州城内，早已于年前回老家庐陵过年去了。

江西制置使黄万石不敢怠慢“天使”，连忙派专人带路护送，马不停蹄赶赴吉州庐陵县富田村。

去吉州的路上人烟稀少，张庆连日奔波，每晚只在驿馆中打两三个时辰的盹儿，现在又累又困，坐在马背上都快睡着了。带路的“效用”^②讨好地说：“过了前面那片树林有家生意极好的酒馆，咱俩不妨穿树林抄个近道，路过时正好进去喝几口提提神。”

效用姓王，年纪三十来岁，长得黝黑、精瘦，但眼神特别凶狠，看起来直勾勾的，似乎随时准备跟人打架拼命。张庆说：“一路上不敢动酒，嘴里早就淡出鸟来，待会儿我请王大哥痛饮三碗吧。”

可是，离了大路进入树林后，蜿蜒的小道越走越狭，三转两转后却见林子越来越密，张庆心里开始觉得奇怪，这么偏僻的所在，一路上连个鬼影都看不到，哪家酒馆紧靠这般猛恶的林子还能“生意极好”，也是咄咄怪事。

“哎哟，今日吃了些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得厉害。”效用突然勒住马头，捂着肚子叫起苦来。

“那就下马歇会儿吧。”张庆没有多想，也勒住了马头。

“虞候稍候，小可去草堆里出个恭。”效用将缰绳系在树上。

“好，王大哥自便，我也正好歇歇。”张庆翻身下马，拍拍自己火辣辣的后臀。

效用钻进二三十步开外、半人来高的野草丛，蹲下身便不见了人影。张庆背靠大树瘫坐在地，舒坦地伸展双腿，浑身的疲乏顿时如潮水般袭来，两眼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

效用磨磨蹭蹭还没回来，张庆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正在这将睡未睡之间，密林中穿过一道冷风，扑簌簌卷起落叶，张庆一个激灵，眼睛微微地睁

① 里：宋以三百步为一里，约合今四百米。

② 效用：为避免逃逸，士兵脸上均被刺上字或图案，宋为鼓励士气，招募的效用士兵不再刺面。